

启示与理性

——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

萌萌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示与理性——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萌萌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2

ISBN 7—5004—3293—3

I. 启… II. 萌… III. ①哲学—文集②神学—文集③政治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764 号

责任编辑 王 昊、清 泯

责任校对 清 泯

封面设计 吴伯凡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河北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前言

《启示与理性》出版后不久，我们即得知，慕尼黑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讲座教授 Heinrich Meier 愿意将他的 *Warum Politische Philosophie?* 授权我们在中国发表。为此不得不提前组织第二辑的内容。但首先得确立我们自己的意图，它是在朋友们的讨论中集中呈现出来并最后确定为约稿主题的：

神学、哲学、政治哲学，
时间上的“古今之争”与空间上的“诸神之争”，
以及争论的实质或出路问题。

从目前截稿的情况看，应邀者虽各有各的关注点，但编辑的解释方向仍是开放的，并没有为一家之言所垄断。

作为编稿人，有些感受的固置已超过了一般地阅读，不能不给予特别的提示，至少有两点：

一、什么是“哲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哲学”今天怎么了？或是“反省”，或是“注意力转移”，或是“回归源头”，是否意味着放弃或它不曾有过？所谓“古今之争”难道一定是“非此即彼”？除了“河东河西”，真的没有别的出路？本辑中的“偶在论”至少是一种突围的尝试。

二、哲学为什么要向“神学”和“政治哲学”上下两个维度延伸或转换？以前围绕哲学的是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文化哲学特别是人类学、语言哲学特别是欧陆解释学与解构主义，今天哲学几

乎被社会理论所取代,但很快又被政治哲学与神学带回到西方哲学的源头寻求本质的合法性。这种寻求我们忽略很久了。后者在本辑中几乎占了大部分篇幅,包括两篇译文和一篇访谈,从古希腊、中世纪、霍布斯、休谟、黑格尔直到现当代黑格尔左派—右派的合题。

也正是这两点的原因,我们将《启示与理性》的第二辑定名《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然而,哲学的“回归”也好,“转向”也好,哲学并没有随之裹挟而去;哲学成其为哲学的,不是它有一个本位需要固守,而是它的固守在“出离”中,由此而敢问。

例如,在“古今之争”上,我们既不“厚古”也不“薄今”,或相反,我们想找到现代可以承纳古代的智慧空间。在“诸神之争”中,我们既不独尊“儒教”也不顶礼“一神”,或相反,只想拆除助长“仇恨”的“意识形态”栅栏,其中,“神学”、“哲学”、“政治哲学”历来最是意识形态的摇篮。“唯一的敌人是仇恨”,难道从古至今的神学、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还有不明白的吗?谁都明白,谁都做不到。所以,神学政治永远做不到伦理学的份上。中国有伦理学,但能否做到超越诸神的“天道中和”的份上呢?哲学因此而有问。

我们之所以想不避任何困难地坚守这块阵地,盖因这哲学还有此一问,它不会被任何身份的神学或政治哲学或其它的什么“学”、什么“主义”席卷而去。

最后,对给予我们支持的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致以谢忱。

萌萌

2001年9月20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1)
海因里希·迈尔 为什么是政治哲学? ——或回答一个问题:哲学何以要转向政治?	(3)
曼斯菲尔德 古代与现代:关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几个 小问题	(30)
阿兰·布鲁姆 对“信”(literalness)的辩护 ——如何翻译柏拉图的《理想国》?	(55)
陈家琪 历史性的永恒问题	(80)
林国基 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	(118)
林国荣 凭什么相信哲学家	(227)
张志扬 偶在论——仍是一个未思的领域	(244)

REVELATION VS. REASON

Philosophic Question : Return or Turn?

Contents

Preface	(1)
Why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Philosophy	
Should Turn to The Political?	Heinrich Meier(3)
Ancients and Moderns: Some Issues regarding Leo	
Strauss' 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arvey C. Mansfield, Jr.	
... Lin Guohua, Wu Fei, Zhang Hui and Zheng Wenlong	(30)
A Defense of "Literalness"	
—On How to Translate Plato' s <i>Republic</i>	Allan Bloom(55)
The Eternal Issue of Historicity	Chen Jiaqi(80)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odicy	
.....	Lin Guoji(118)
By What Reason Is It Necessary for Us to Believe Philosophers?	
.....	Lin Guorong(227)
Theory of Contingent Being: A Domain Yet Untouched	
by Denken	Zhang Zhiyang(244)

编者前言

《启示与理性》出版后不久,我们即得知,慕尼黑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讲座教授 Heinrich Meier 愿意将他的 *Warum Politische Philosophie?* 授权我们在中国发表。为此不得不提前组织第二辑的内容。但首先得确立我们自己的意图,它是在朋友们的讨论中集中呈现出来并最后确定为约稿主题的:

**神学、哲学、政治哲学,
时间上的“古今之争”与空间上的“诸神之争”,
以及争论的实质或出路问题。**

从目前截稿的情况看,应邀者虽各有各的关注点,但编辑的解释方向仍是开放的,并没有为一家之言所垄断。

作为编稿人,有些感受的固置已超过了一般地阅读,不能不给予特别的提示,至少有两点:

一、什么是“哲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哲学”今天怎么了?或是“反省”,或是“注意力转移”,或是“回归源头”,是否意味着放弃或它不曾有过?所谓“古今之争”难道一定是“非此即彼”?除了“河东河西”,真的没有别的出路?本辑中的“偶在论”至少是一种突围的尝试。

二、哲学为什么要向“神学”和“政治哲学”上下两个维度延伸或转换?以前围绕哲学的是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文化哲学特别是人类学、语言哲学特别是欧陆解释学与解构主义,今天哲学几

乎被社会理论所取代,但很快又被政治哲学与神学带回到西方哲学的源头寻求本质的合法性。这种寻求我们忽略很久了。后者在本辑中几乎占了大部分篇幅,包括两篇译文和一篇访谈,从古希腊、中世纪、霍布斯、休谟、黑格尔直到现当代黑格尔左派—右派的合题。

也正是这两点的原因,我们将《启示与理性》的第二辑定名《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然而,哲学的“回归”也好,“转向”也好,哲学并没有随之裹挟而去;哲学成其为哲学的,不是它有一个本位需要固守,而是它的固守在“出离”中,由此而敢问。

例如,在“古今之争”上,我们既不“厚古”也不“薄今”,或相反,我们想找到现代可以承纳古代的智慧空间。在“诸神之争”中,我们既不独尊“儒教”也不顶礼“一神”,或相反,只想拆除助长“仇恨”的“意识形态”栅栏,其中,“神学”、“哲学”、“政治哲学”历来最是意识形态的摇篮。“唯一的敌人是仇恨”,难道从古至今的神学、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还有不明白的吗?谁都明白,谁都做不到。所以,神学政治永远做不到伦理学的份上。中国有伦理学,但能否做到超越诸神的“天道中和”的份上呢?哲学因此而有问。

我们之所以想不避任何困难地坚守这块阵地,盖因这哲学还有此一问,它不会被任何身份的神学或政治哲学或其它的什么“学”、什么“主义”席卷而去。

最后,对给予我们支持的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致以谢忱。

萌萌

2001年9月20日

为什么是政治哲学？

——或回答一个问题：哲学何以要政治的转向？

海因里希·迈尔

[译者按语] Heinrich Meier(1953—)，德国人，政治哲(神?)学家，在 Leo Strauss 第二代弟子中出类拔萃，Strauss 著作德文版计划的担纲者(已出两卷，举凡千余页，皆涉 Strauss 前期犹太研究手稿，颇珍贵；第三卷即出，涉 Hobbes，大都未版，700 页)，主持颇具影响的“Themen 讲座”。Meier 对卢梭的译和释在德语学界已成权威之作；其对 Carl Schmitt(1888—1981)研究实具奠基意义，它抵制了北美自由派和新左派的意识形态涂鸦，交还给 Schmitt 以政治思想家的独立容颜；Meier 长期担任西门子公司基金会的主席要职，同时著述柏拉图，霍布斯，卢梭，尼采，Carl Schmitt，Leo Strauss；这种出可主导一国政经命运，入则投身哲学致思的生涯，对于 Strauss 学派中人已不属稀罕。1997 年，巴伐利亚科学院授予 Meier 以“Peregrinus 骑士勋章”；2000 年 2 月，Meier 被聘为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在授职仪式上，Meier 发表题为“Warum Politische Philosophie?”的答谢辞；2000 年 6 月，芝加哥大学聘任 Meier 为政治哲学讲座教授，作为答谢，Meier 再度宣读了这篇论文。论文随后以相同题目以单行本出版(Stuttgart, Weimar:2000)，今谨以“为什么是政治哲学？”为题将之译入汉语学界，其最直接的读者当是那些欲以哲

学为生活的年轻人，亦即“潜在的哲人”。

副标题“或回答一个问题：哲学何以要政治的转向？”由译者拟定。由 Meier 教授亲自授权，林国华据德文本译初稿，林国荣据英文未刊手稿修正，最后由林国基据德文本统校。方括号里的文字为译者酌加，聊去滞涩；黑体字意在强调，亦属译者所为；除 Meier 本人的注释，译者另行制作少量按语以丰满语境。谨将此译作献给海南岛的张志扬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吴增定博士。

—— 给 Seth Benardete, 为了友谊, 2000 年 4 月 4 日 ——

阿里斯多芬在其剧作《云》里为哲人和非哲人描画的哲人的肖像已经众所周知。按照这部著名的且值人深省的喜剧的刻画，哲人为求知的渴望所消蚀，并孤独地活在探究中。在选择探究对象的时候，他不让自己受制于爱国动机及社会利益，也不被善恶，美丑，利弊的区分所左右。他不曾惧怕宗教的禁忌，多数人的暴力抑或无知之徒的嘲讽。他全部的注意皆投放在有关自然和语言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宇宙论，生物学和逻辑。通由他犀利的心智，毫不妥协的探究方式，高人一等的修辞力量，他影响了他的学生，他们成了他的“同工”，一道从事着动物学的实验，天文及地震的观察，以及几何学的测量。他的自持和坚毅促使他能够忍受伴随着其科学探究的困窘。比较而言，他缺乏温顺[或“审慎”](Besonnenheit)，虔诚和公正并不是他籍以闻名乡里的德性，威权与传统对他也毫无意义。当其革新其探究之际，久负盛名的东西他不予考虑，同样不予考虑的是他和他的学徒生于其间的关乎城邦生死命运的公共急需。他得以维持其探究的“学园”由自愿的捐献所支撑，并居于隐微之地；象一个小水泡，它与周围环境的联结仅限于交换卑微的

一点空气。然而，学园的**警备措施**过于不利，进入学园的审查程序过于涣散，以至于任何一个园外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在未经资格审查的状况下轻松闯入，并耳闻目睹世界上最最耸人的哲学主张和论辩，诸如那荣耀于城邦的至高神灵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值得被荣耀，因此它根本不是神。^①

我对《云》里的“前苏格拉底”哲人的简单勾画将引出我对以下问题的尝试性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学？它为了什么？——因为前苏格拉底不光在时间意义上而且在实质上均先于哲学的政治转向。考虑到这一转向，《云》必须被待以关键的角色，不管《云》里的哲人到底与谁的名字紧密联结，或者到底是谁体现了阿里斯多芬笔下的前苏格拉底哲人；换言之，不管是苏格拉底本人在晚年时期亲自主持了那次“转向”，还是那次从“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到“政治哲学中的苏格拉底”的转向由柏拉图和色诺芬实施。在任一种情形下，我们都能公正地承认该喜剧对于世界一历史的意义进程所拥有的重大的影响。^② 此节我所想到的不是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人的定罪，尽管这一事件确是政治哲学明白无误的标记，尽管阿里斯多芬在其喜剧里也预见到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那两项指控：(1)对于城邦崇信的神祇，苏格拉底不信，并向城邦引入新的神祇；(2)败坏雅典的青年。^③ 在史家首先看到的是苏格拉底的死的地方，哲人恰如其分地看到了政治哲学的生。正是由于此，诗人阿里斯多芬应该得到[政治哲学的]“助产士”的美誉。

《云》对“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的批判不是对敌人的批判。如果说该喜剧预见了在人民法庭上[哲人所面临的]那两项指控，

① 参阿里斯多芬，《云》，行367。

② 参 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New York, 1966, 页314。

③ 色诺芬，《回忆录》，I, 1, 1；《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10；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道歉》，24b-c，《游叙弗伦》，2c-3b；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录》，II, 40。

阿里斯多芬也是以微妙的[手法]辗转道出的：一方面，阿里斯多芬把他自己也算在苏格拉底的新神之列，即“云”；^①另一方面，在《云》里被苏格拉底“败坏”的青年其实在沦为哲人的危险教诲之前就已经被他的父亲^②所败坏，这一点有目共睹；青年是被怀着恶意的父亲[强行]带到苏格拉底的学园的。喜剧的整个情节——始于学园的领袖在空虚的高处投身于自然哲学的沉思，终于整个学园被无知的公民彻底捣毁；该公民出于道德的义愤，与奴隶们联手，在神灵的掌声中把苏格拉底的学园和学徒烧了个一干二净——包含着一个清晰的示警(Warnung)。这是来自朋友的示警：阿里斯多芬提前提醒了苏格拉底。至于对朋友的关切抑或其它考虑及动机对于诗人阿里斯多芬而言是否重要，我们在此先不予考察。^③

对于政治哲学而言，在阿里斯多芬施之于青年苏格拉底^④的批判中，有四项观点尤其重要。(1)前苏格拉底哲人缺乏对自我的知识(Selbsterkenntnis)。^⑤他不知道对他而言什么是有利的，他也缺少苏格拉底的“守护神”(daimonion)来阻止他卷入于他不利的人间是非；更关键的，关于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政治共同体，关于他的哲学探究和教诲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法律与制度的威信，家庭的完善，以及公民们的政治

① 《云》，行 518—626。

② 此处，“父亲”象征着“城邦”；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败坏”青年的究竟是哲人，还是城邦自身？什么叫“败坏”？什么叫“健康”？问题把我们引到《阿尔西比亚德篇》，在那里，哲人告诫年轻的政治家说，在进入城邦事务之前，需以哲学培护自己的灵魂；哲学是有力的抗毒剂，因为城邦是有毒的。——译者按

③ 《腓力布篇》，48a-50a；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页 5-6。

④ 柏拉图，《书信二》，314c。

⑤ 请严密注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强调的“自我知识”(Selbsterkenntnis)与现代哲人所发掘的“自我意识”(Selbstbewusstsein)的不同，以及与之相对照的“温顺”(sophrosyne = moderation)与“狂妄”(hubris)的差异；循此，我们或许可以探得“哲人”和“哲人的生活”从古到今有什么深刻的歧变。——译者按

意见和宗教信仰所能产生的影响，他也了无感知。与此密切相关的是(2)[前苏格拉底]哲人明显无力为其哲学的生活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辩，以及(3)不能富有成效地保卫这种生活样式。在所有这三个方面——自知，自辩，自卫——，据说诗人皆占有优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地位，因为他们通晓如何左右公众的意见，如何塑造[城邦的]政治—神学的现实；而在这种现实中，[前苏格拉底]哲人的自我表述却显得十分武断。诗人优越的“罗织”能力(Gestaltungsmacht)就其根本乃基于其对 *politika* 和人性的充足认识。与[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及其学徒独处于其 *phrontisterion* 之中并投身“自然学”(*physiologia*)的探究不一样，阿里斯多芬和那些“云神”可以左右逢源地同时与哲人和民众谈话，他们对人类形形色色的性情，智识及灵魂的需要了如指掌；而阿里斯多芬的苏格拉底却从未提到过“灵魂”这个字。^① [这就是阿里斯多芬对前苏格拉底的第(4)点批判。]

阿里斯多芬批判里的四项观点直接引领我们到下文将要着力处理的政治哲学的四重“限定”(*Bestimmung*)，这也是对哲学为什么政治转向的四重回答，它们分属四个时刻(*Momente*)里的四种任务：(1)对政治哲学的探究物的厘定；(2)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3)对哲学生活予以理性的合法化论证；(4)把政治哲学作为哲人培育“自我知识”的场所(*Ort*)。可以看到，四个时刻交互牵连并一起构成一个界说清晰的整体(*Ganze*)。在[《云》]这部作者自己认为是最智慧的喜剧里，^② 阿里斯多芬提出的批判的[高超]水准具体体现在下面这个事实里，即他的批判要求[哲人]给一个答复：它激发

^① “……他用天空代替了灵魂。”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tle*, 同上, 页 31。在此,我再一次请读者参阅 Leo Strauss 晚年对不仅是《云》,而且还有阿里斯多芬全部喜剧的重要的哲学释义。

^② 《云》,行 522。

了哲学自身的基础或立足点问题。这使《云》的意义甚至远远超出了发生在现代世界的那场最具穿透力的与“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折和旋涡”^①的对抗所具有的意义；它也把阿里斯多芬与两个千年的后世里所有旨在重控与重审苏格拉底的尝试区分开来，而所有这些尝试无一不从前者那里捞取灵感。尼采的“理论人”批判实际上重拾阿里斯多芬的母题(Motiv)并以之针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其自身却是尼采本人的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它内在地质预设了我们提到的哲学的“基础”问题，并在不仅仅是历史的意义上朝着那个“基础”所划定的道路上前行。^②作为对比，Sorel^③对做为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的批判以及其对做为一个“公共人格”而[对城邦]发生影响的哲人所产生的兴致均诉诸了一种据说阿里斯多芬的批判亦由之所出的保守精神。^④然而，Sorel 却并没有触及到阿里斯多芬的批判所具有的力量，因为后者出于友谊的精神而提出了最深刻的反思，并使[哲学]受迫而转向，从而在“大全”(Ganze = Whole)里有了区分。

“大全的区分”之所以缘起于哲学的政治转向，端在于哲学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KGW，III，1，页96。

②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前言，格言28,30,40,61,190,191。

③ Georges Sorel, 19世纪下半叶法国“重量级”右翼政治思想家。代表作《论暴力》。——译者按

④ Georges Sorel, 《苏格拉底的审判：重考苏格拉底议题》(Le proces de Socrate: Examen critique des theses socratique, Paris 1889): “L’Etat transforme en Eglise, la force publique mise a la disposition des sectes, tel etait l’ideal des Socratiques. Avec une pareille organisation, tout, dans les cites, tendrait vers le bien, tel que le comprendraient les chefs. ’La fraternite ou la mort!’ hurlaient les hallucines de 93”(页9)。“Come tous les sophistes, il [sc. Socrate] travaillait a ruiner les vieilles moeurs. La nouvelle generation trouvait ridicules toutes les oeuvres qui avaient ete tant admirees par les anciens. Les conservateurs, aussi bin Anytus qu’Aristophane, pensaient que l’on ne pouvait former des generations heroiques que par la vieille methode, en nourrissant la jeunesse des poemes heroiques. Apres les grands desastres de la guerre, tous les hommes senses devaient partager cette maniere de voir. Il fallait restaurer ou perir”(页235)。

惟有在政治哲学中方可成就其“反身性”（Reflexivitaet）。我们此节所讨论的“政治哲学”是哲学的特殊部分和样式，在讨论中，我们时刻都要留意它对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在此所从事的对政治哲学的四重限定与当今不加区分地冠之以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的概念使用仅仅有着微弱的关系；它与日益时髦起来的用“政治哲学”来形容任意的政治意见、政治蓝图和政治信仰的举动则没有丝毫瓜葛。随着意识形态隔离的终结以及乌托邦的衰落，“政治哲学”这一术语被大规模地诉求。然而，纵使政治理论的问题得到了深刻讨论，“国家”（Res public^①）的基础也被给以严肃对待，我们仍然没有“政治哲学”。不管是对政治议题（Frage）和问题（Problem）称职的理论思考，还是思考者的高度严肃，这些都还不是政治哲学存在的证明。政治哲学不是“坐卧不宁的哲学”（philosophie engagee），不是“会议哲学”（public philosophy），也不是“公务哲学”（Philosophie der bestehenden Ordnung）。政治哲学最属己的使职不在于建立政治意义，不在于教养民众，不在于培育公民道德，也不在于指导政治实践，无论它在这些方面能够取得多大或者多小的成就。这一使职与众不同，它是一种哲学并为哲人而在；^②它也正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的答案所寄。

政治哲学的探究题材是政治物（politischen Dinge）：政治共同体的奠基，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其行为的目的与手段，共同体内部及共同体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等等。就这些探究题材而论，政治哲学的确仅构成哲学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却囊括了人类

① “Res publica”，即“公共的事物”（public things），引伸义“共和国”；西塞罗首次以之指称柏拉图的《国家篇》（Politeia = Regime）。——译者按

② 比较 Leo Strauss 晚年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的长篇演讲，“什么是政治哲学？”，*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1959。——译者按

生活的全部。在这些题材中，我们遇到的并非是一个与诸多自主的生活领域或“文化领域（Kulturprovinzen）同样自主的生活领域。政治哲学的中心议题——最好的政治秩序，正确的生活，公正的统治，权威的必要依重，知识以及暴力（Gewalt）〔的使用〕——必须与其它关于人性的问题一同提出，后者涉及诸如人处于神兽之间的位置，人类心智的能力，其灵魂的限量，以及其身体的需求。因此，政治哲学的探究题材是在整全意义上的人类事务；政治哲学的所有问题都终将指向人之为人所必然面临的那个问题：什么是正确（当）的？如果我们要彻底严肃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为自己求取一个明朗的答案，我们便必然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价值主张。我们不得不服从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或者是神或人的命令；我们所面对的诸种答案要么是出于对顺从的勒令，要么是出于对强力的意志。换言之，“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是在政治的领域里（Sphaere des Politischen）提出的。籍此，不但“政治”的“身位”（Rang）被表示，而且它对于哲学的迫切性也得以指明。

然而，如果政治对于哲学的确具有迫切性，那么又怎么解释哲人曾经对政治物的蔑视或者疏忽呢？在此我仅举出三项说明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1）处于相互冲突和矛盾里的神学及政治主张迫使哲人去探究诸种〔神学—政治的〕“约定”（nomoi）的前提和基础，并因此发现了“自然”（physis），从而哲人成为跟从自己本性（physis）的人。（2）对政治制度习俗性的探究向哲人确证了其出于自然本性的生活方式的正当（Richtigkeit）。（3）哲人的求知欲望及其思想锚定在“大全”，在其中，政治物初看上去并没有特殊的意义；而投身于对永恒者的沉思，对第一原则的反观，甚或聆听“存在的天启”（Zuspiel des Seins）要比投身于浑身脆弱，昏蒙和偶然的政治事物乃至整个人间事物具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尊贵。鉴于普世的原则或即自然律是首要的，因为靠它人才能出离满是意见的幽暗

世界^①，政治才能被提升至知识的境地，那么，对政治物的哲学探究难道不是应该被看作次等的吗？

此类观点透露了所谓哲学先于政治哲学的意见，对此，我们这样回答：哲学的政治转向更多地是首先基于这样一个洞见，即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而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要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意見的依赖；同样，在投身真理和追求永恒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上述政治共同体里的意见，因为前者非常容易培育一种新的教条并导致哲学的自我遗忘。哲人最心爱的东西必须要经受最严苛的检查。这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信念同样适用，即政治物在第一原则的光照下可以得到最逼人的阐明；换言之，城邦的意见，习俗及制度在关于存在的真知基础上得以重新构造；这个立场在《理想国》的洞喻里得到重提，柏拉图并且以批判性的意图将之推展到了极端：即哲人一王的命题。同样适用的也有所谓[哲人的]“沉思生活”(bios theoretikos)，和前苏格拉底的想象一样，其完美程度系于对最高尚的事情的沉思，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卷10为其立下了一座纪念碑。^② 简言之，上述考虑适用于一种所谓智慧的理想(Weisheits-Ideal)，它隔离了哲人关于第一原则的普世知识和哲人的自我知识，^③ 隔离了

① 参 Leo Strauss,《自然正当与历史》, Chicago, 1953, 1965, 2000, 页 137, 注 15 中谈到的西塞罗作品里的“哲学与政治”以及“阳光与幽暗”等主题和意象。——译者按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X, 6—9, 尤其是 177a12-28, b19-26, 1178b7-23; 参 VI, 7, 尤其 1141a16-20, 1141b1-8 和 I, 3, 尤其 1095b19, 1096a4; 亦参 Protrepticus, Duering 辑, B 29, 50, 86。

③ “自我误识”(Selbstmissverstaendnis)[与自我知识相对], 它认为[仅仅是]所谓“智慧的理想”已足以充当哲学生活的“北极星”(Leitstern)。这一点被 Seth Benardete 刻画得栩栩如生:“智慧是洞穴里的偶像。”参 Seth Benardete,《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起航: <理想国>释义》, Chicago, 1989, 页 179; 比较页 178 和 192。